



外在世界如一条永远流动不息的河流,它从没有停止过。对于摄影的意义来说,或许就是为了追寻流逝不定的时间,追寻事物凝固静止的一瞬,以此来证明时刻处于虚无中的存在。当摄影师按下快门,他肯定会有这样的梦想:他想抓住那一刻,他试图通过那一刻窥视到被摄体的过去,也呈现出被摄体的未来。是的,那是真正的决定性瞬间,那瞬间因洞悉了事物的隐秘和真相,而敞开了恒在性。

事实上,对于这种最理想的摄影状态,是穷尽精力的摄影师一生

所梦寐以求的。但它,几乎不可能存在,恰如西西弗斯,永远不可能将那块石头推到最高处。摄影在可能不可能之间,摄影在选择和放弃之间,快门的不断按动中,正是为追寻那“真相”的一刻。然而,我们只是相对地接近着它,从没有真正抵达它。也如此,人、事、物的每一瞬息皆在与不在,成就了摄影的缺憾和迷人的之处。

所以,照相就是造像,它不可能绝对地复制和反映客观事物,它是摄影师主观参与的客观活动行为。摄影师的主观意识,在流变的



《乡村铁匠铺》 摄影 杨勇



《小巷夏夜》 摄影 杨勇

世界里,让他有所选择,有所思考,有所行动。而拍下被摄体的那一瞬,他的悖论性在场与不在场,让他接近和远离着世界的恒在秘密。所以,影像外观上尽管呈现出“他者”状态,但实际上还是摄影师的本身状态。

影像本身所触及世界的深度,探求真相的高度,皆取决于摄影师本人。也就是说,取决于他的天分,后期的学识,扎实的实践。这些综合到影像上,我们观看到的是摄影师驾驭形式意味的品质维度、流溢其中情感的浓度、思考与思想

的强度、内心与外界相关联的开阔度。好的摄影师,都是从这里得到淘洗才闪出光芒的。一个摄影主观的图景开阔后,剩下的是他从客观世界挖掘和采矿的行动问题,其实这也是他内心与社会与自然

界如何有效对接和碰撞问题,这需要艰辛的努力与付出。

摄影师所注目的题材,所拍下的影像,正是其才情、眼光、思想和行动的落实处。人文纪实理念、悲悯的底层情怀、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摄影对时代的承担和行动,或许,是摄影的秘密和意义之所在。



《司炉》 摄影 杨勇

## 保加利亚牧羊犬

□黑鹤

“跟你很像。”翻译费萨林非常确定地对我说。

他告诉我,前段时间保加利亚考古发掘出一个古保加利亚国王的颅骨,那颅骨经过复原之后,容貌和我非常相像。

“一模一样。”他注视着我强调,同时用双手在自己的脸颊上比划着。“太像了。”随后,他又补充。

之前,我已经告诉过他,中国广大的国土上民族众多,而蒙古族的相貌与他们经常看到的汉族的长相确实有些许的不同。

我刚到保加利亚的时候,那位陪同我们的保加利亚作家斯拉夫切·哥尔切耶夫也对我的相貌产生疑问,从翻译费萨林那里得知我是蒙古族后,他自我解嘲似的说——我们离开了,把亚洲留给蒙古人。

我们的飞机从北京出发,经停慕尼黑,午夜降落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经过漫长的旅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典型的欧洲都市。在短暂的时间里,我无法看出它和欧洲其它现代城市过多的区别。

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乘车穿越保加利亚的国土。秋日,干爽的黑色土地和田野,甚至连作物都与中国北方如此相似。我在车上睡醒之后,甚至产生某种错觉,以为车行驶在中国北方广阔的土地上。

我们一共两辆车,一辆路虎越野车,一辆奔驰轿车。费萨林告诉我,我所乘坐的这辆奔驰车的司机是给当地一位企业家开车的专业司机。他确实专业,在狭窄的山路上,他经常会以200公里的时速超车,以此为我们带来略显眩晕的推背感。

我们在黑海岸边的一家小店吃饭,海就在我们身边,闪烁着纯澈的蓝,海面上偶尔有成群的天鹅飞过,对面海岬有白色的楼宇。这是我曾经在明信片中看到过的欧洲的海。

已经过了旅游季节,海边寂静无人。在阳光下,我终于意识到,这是异国,距离中国异常遥远。在此时,我终于开始进入一个旅行者的角色。

我们开始交谈,依靠翻译或者通过英语。作为我们都不经常使用的第二语种,很快我就发现,我们仅仅是可以操纵它,但无法将它使用得游刃有余。我们能够表达自己最基本的意思,却缺少足够的感情色彩。

午饭漫长而拖沓,汤,前菜,主菜,饭后的甜点和咖啡。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在享受着阳光,而同行

的一个编辑,则尝试着将映射在我太阳镜中略显拥挤的餐桌上的一切收进镜头。

我们终于再次启程时,已是午后三点了,我们的车沿着黑海的海岸前行。每当绕过一道山脊,湛蓝的海就会闪现,而海边也不时出现白色的小镇和村庄。

我们的车速度很快,路途中间休息时,在连锁加油站的超市里,我喝完了一杯咖啡之后,斯拉夫切·哥尔切耶夫驾驶的路虎越野车才跟了上来。

翻译费萨林曾在山东大学留学,主修中国当代文学,目前在索菲亚大学任教。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他跟我谈起北岛和顾城,还有一些目前在国内并无太大影响力,但在国外被人谈起时却似乎声名显赫的诗人的名字。

费萨林有自己的乐队,他在自己的乐队里担任贝司手。

在多年之前北京一个很大的乐器商店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将车停在门外,进门后旁若无人地拎起一把贝司开始弹奏,弹完一曲,放下贝司,出门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弹得真好啊。费萨林回忆起那一刻脸上露出无比倾慕的神情。

其实在那个年代,北京的空气中大概都跳动着摇滚的音符,那时北京也许有几百支摇滚乐队吧。那时我喜欢唐朝。还差点儿被一个立志要闯荡北京的同学拉上一起赴北京发展,他们的乐队缺少一个贝司手。他向我许诺,贝司比吉他要容易很多,因为它只有四根弦。现在想来,如果我去过,会多一个二流的贝司手也说不定。

这是命运。费萨林非常坚定地说。他告诉我,他少年时代是足球踢得很好,保加利亚少年队的教练来挑选队员,告诉他,以他的天赋,将来可以加入保加利亚国家队,会挣很多钱。但他的父母并不希望他离开去踢足球,而且,那时他已经考上德语学校。其实我早已经注意到他的腿,那种略呈O形的腿显然是早年曾经踢过足球的明证。

斯拉夫切·哥尔切耶夫端着咖啡走了过来,中断了我们关于回忆的谈话。“你养狗,听说。”他用英语向我询问。

他高大粗壮,戴一顶白色的前边帽,背一个原皮色的马桶式的前包,那皮子使用了很久,呈现出岁月应有的痕迹。他以前有过自己的乐队,也做过生意,现在他仍然有自己

的生意。除此之外,他是一位作家。

“大狗,高加索牧羊犬和中亚牧羊犬。”这似乎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值得骄傲的几件事之一吧。

随后,我们谈到这种血统古老的咬狼犬,谈到裁耳与剪尾的必要性,他甚至了解其中微小的区别。

我想起到达保加利亚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晚饭后他希望我说说自己对保加利亚的了解。我如实相告,最早知道保加利亚是因为小时候在家的附近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国有大型温室,是从保加利亚引进的设备,当然,还有就是符号般的保加利亚乳酸菌和玫瑰油。最后,我提起,在俄罗斯总理普京访问保加利亚时,保加利亚总理送给他的那只保加利亚牧羊犬。

他告诉我,他家就有一头,跟送给普京的那头狗是一窝的。我们相约回到索菲亚时,到他的家中去看看他的牧羊犬。

两天之后的黄昏我们回到索菲亚,其他人回酒店休息,而我直接和斯拉夫切·哥尔切耶夫一起驱车去看他的牧羊犬。

他的居所很像我们的老式居民楼,一个楼层并列着居住三户人家。他打开门,扑面而来的是那种大型犬特有的气味,这种气味我太熟悉了。在幽暗的过道里,有一头头部有对称黑色斑点的白色大狗。狗打理照顾得很好,发出我熟悉的狗见到归家的主人急切的猜猜的吠鸣,爪子拍打着地板。

随后,它看到了我,发出威胁的低吼。他在高声喝斥制止的同时,重重地用手击打在它的唇角制止了它。我了解狗,从它在被打时有些茫然和畏缩的表情我知道,这一击打显然超出了他往常惩罚的力度。已经足够了。它明白了。

我们交谈时他的女儿出现,再次惊异于我的容貌。

我注视着那头大狗。雄性,大型犬,但没有我饲养的高加索牧羊犬和中亚牧羊犬高大粗壮。它微微地摇晃着尾巴,在取悦主人的同时仍然在警惕地关注着我。尽管此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我知道,那遥远东方咬狼犬的血脉从未中断,它看上去,和中国内蒙古地区的蒙古牧羊犬中黑白花色的品种极其相似。我相信,那是随着中亚广阔的草原长廊而来的牧羊犬。草原正是一个长廊,横贯欧亚大陆的欧亚大草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广大的草原区。草原

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在这广阔无边的草原上分布着多个国家的多个民族,整个欧亚大草原牧羊犬的血统联系,与蒙古大军西征时的路线惊人地吻合。蒙古牧羊犬的血脉,也随着当年蒙古大军西征的足迹融合衍生出藏獒、土耳其安那托利亚牧羊犬、高加索牧羊犬和中亚牧羊犬等原始犬种,并在相应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具有各自地域特点的特有品种(引自我的作品《王者的血脉——蒙古牧羊犬》)。

我想,我的书再版的时候,我可以在蒙古牧羊犬的衍生品种中加上一个犬种,保加利亚牧羊犬。

他说下次去中国的时候,可以带一头保加利亚牧羊犬大的幼崽给我。我告诉他,除了我的狗已经太多这一前提,出入境的检疫异常繁琐,在那漫长的检疫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夭折于任何一个环节。

不过,作为对他这一提议的回报,我承诺如果检疫不是很麻烦,我可以送他一双蒙古牧羊犬。我特别强调是一对。两只,一雌一雄。

噢,蒙古牧羊犬。

他无限向往地喃喃自语。他的手机响起。我们必须赶回宾馆。我向他漂亮的女儿告别。

晚餐时,保加利亚作协主席向我询问在保加利亚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这更像是命题作文吧。

我想起,在到达保加利亚的第二天上午,去参观博亚纳大教堂。我看到出来的时候,在台阶下面,我看到一个患有腿病的老妇坐在轮椅上,向来往的人伸出乞讨。当时,我还未兑换保加利亚的货币,于是向翻译费萨林借了两枚硬币,放在她的手中。

转身时,我听到她在我的身后用英语说谢谢,然后,她用英语念叨着另一个单词——天使。我回头看,她的手中举着一根鸽子的羽毛。那是在教堂的门口拾到的,在把硬币交给她的时候,我有些紧张,连手中的羽毛一起交给她了。也许她相信那是天使遗落的一根羽毛。

其实,在努力回忆那一刻的时候,我开始想念中国北方家中的狗,我的白色中亚牧羊犬海盜估计在我回去的几天之后就会生产。另一头白色高加索牧羊犬来来,也将在一个月后生产。

对于祖先生活在寒冷地带的猛犬来说,它们的繁殖季节,显然有些提前了。

## 扑火记忆

□朱明东

数十丈高的火头,扯天扯地朝我们碾了过来,浓烟暗淡了斜阳的光,半个天空早已昏昏暗暗。即便远隔几公里,刺鼻的烟味还是呛得人张不开口。噼里啪啦燃烧中,树断木倾,烈焰沸腾。

1987年5月6日下午15时30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绣峰林场。19岁的我平生一下子有了两个头衔:一个是林场中心学校语文教师、初二(二)班班主任;另一个是群众打火队员。那天下午正上课,校长用大喇叭把全校20多名教职员工一个不落地集合起来:赶紧抄家伙打火!我们压根没想到那火着得那样大,所以出校门时身上都没换什么衣服,讲课时穿啥,打火时还穿啥。带的打火工具也很简单,都是清一色的铁锹,除了铁锹外也没别的可拿。

几十名教职员工同林场近300名工人一起被分到位于场部北3公里处。这里铁路与公路相隔不远,铁路两侧都是低洼地带,林木稀稀拉拉,视野相对开阔。我性格乐观,居然把参加这次打火当成了户外野游,和其他5名同事把铁锹丢到一旁,坐在铁道轨上开始打扑克,不赢钱赢喝酒外加没烟纸条。

大家谈天论地,根本没啥防患意识。可火真就来了。起初是一阵烟味飘过来,很刺鼻的那种,不一会儿,东北处那道岭上就腾起浓浓的烟,烟很快弥漫成黑黑的天。而后,黑了半边天的地方就有火光闪动。越来越大的火向我们这边烧,一阵阵轰鸣声由远及近。

大火不是在地上跑,而是从空中飞。越是高大的树,受伤的程度越大。阵阵轰鸣声里俊美的樟子松、挺拔的落叶松、秀丽的白桦树、茁壮的杨树林都开始呻吟和呜咽。我们正在烟里踟蹰着,十余名林场工人在铁路东侧点起火灾。在林区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以火攻火”。在大火将要经过的地方点起一道火,使它向着火的方向烧,两火相遇火势顿减,打火的人即可抓住时机乘胜扑灭。“以火攻火”虽不能消灭巨大的火头,却能挫败它那汹汹锐气。两火相撞扭成了墙,不

大会儿就泄了气。可我们还是被浓烟罩住了,分不清谁是谁。有火星从铁道上空飞过,道西霎时着起火来。打火啊!浓烟中,数百人没了方向,一种本能使大家拼力舞动手中的工具不停地拍打。刚扑灭一处残火,又见不远处一处火苗乱蹿,我索性跑过去抡起铁锹一顿乱拍,却听“啊”的一声,不知碰到了谁脚。事后,我才知道,自己那一锹结实实拍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校长。从火场下来好一段时间,他都是一瘸一拐坚持上班。我多想找他承认是我的冒失,可咋也没张开嘴。对不起,老校长,我不是故意的。除了第一次打火,我当天还经历了数个第一次:第一次野外过夜,第一次吹瓶喝酒,第一次吸烟……

火像一条龙不停地舞动着。它边舞边张着巨口吞噬着漆黑的夜,撕扯着无边的岭无际的天。大岭上的夜空被映得通红通红。大火烧了28天,四个大型火场,不算两万多名子弟兵,地方投入的灭火力量就达3万余人。

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稍大规模的扑火战役,外出打火的路是越走越远,打火的队伍越来越精干,从群众扑火队为主,发展到专业扑火队为主,再到今天森警部队和专业扑火队相结合,打火战斗力极大提高。打火手段已从人工扑打,变为履带、轮式机械与空中直升飞机并举。从祈盼老天降雨到人工降雨,现代科技在打火中得到充分运用。就连打火的给养也变得丰盛起来。1987年那次打火,大家根本没顾上携带干粮。等到了半夜大火被打灭时才感到饥肠辘辘。10多个小时没吃没喝。好在离林场近,场长赶紧组织人回家烙饼蒸馒头。几家小卖店里的白酒和罐头也都被打灭火时才感到饥肠辘辘。

打火遭罪,没点儿觉悟和素质肯定不行。不说火场上的苦,单说来往的路上就够遭罪的了。那年,我们这些群众扑火队员乘坐清一色的大卡车去打火。车队浩浩荡荡驶出城区,向大岭深处开拔。夜沉沉路迢迢,星闪闪风飘飘,亦冷亦困无法入眠。车队在山路上行驶了六七个小时,待到火场时已是第二天早晨8点多。大家纷纷跳下车,待相互打量后,却都哈哈大笑。原来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是灰,只有牙还是白的。大兴安岭早晚温差较大,白天热晚上冷,条件允许时可以搭帐篷,不许时只能席地而卧。前辈们那种天当房地当床、火烤胸前暖风烤背后寒的艰苦被再现得一塌糊涂。靠耐力也靠乐观,打火之余,我白天用数码相机记录风采拍摄自然,晚上写诗写词写火场见闻。

漠河县城内,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在时时刻刻警示着后人。参观“烈火熔城”、“决战兴安岭”等展厅后,我们来到融声光电环幕等技术于一体的影厅里。烈火焚烧声、房屋倒塌声、汽车疾驰声、男人惊慌的喊声、女人和孩子绝望的哭声,一阵压过一阵,在耳边不停地回响。喜好溜弯的儿子天杰早已站在我身旁,正惊愕地看着大屏幕。见此情景,我满腹的沉重似乎得到一丝宽慰。儿子,你能这样,说明你已认识到大火的危害。

对于打火的记忆,大兴安岭人永生难能。偶然看到作家李青松的报告文学《逐梦:智慧之窗》,读后非常振奋。无人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给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军事变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也给大兴安岭的森林防火增添了打早打小的利器。用不了多久,在大兴安岭的防火领域中,也定会出现成群结队的无人机。到那时,森林防火火力定会大大减轻。

天杰回头问我:“爸,假如大兴安岭再着火,还会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吗?”看着年少的天杰流露出这般忧虑,我的心一颤,随即笑道:“不会了,大兴安岭不会着那样的火了。”曾经的痛烙在大兴安岭人心中,防火意识一遇春风,就像岭上勃发的草木般疯长。有了疯长的草木,大兴安岭就会多出新的盼头来。

曾经的痛烙在大兴安岭人心中,防火意识一遇春风,就像岭上勃发的草木般疯长。

关一注种

## 我家祖训

□刘斌



《尘封的记忆·贰》  
版画 高权



爸爸走了,他能以期颐之年(99岁)寿终正寝,是他一生修得的福报,而他留给我们子女的最财富是“恩施格外”的祖训。

爸爸出身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清朝光绪年翰林院翰林,祖父是皇清例赠文林。爸爸的 name“恩阁(格)”是曾祖父起的,意即“恩施格外”,就是对别人要好。曾祖父言传身教,身在朝廷的他在家乡锦州办慈善堂,专门为穷人舍粥。爸爸自幼接受私塾教育,深谙孔孟儒学,对“恩施格外”的祖训一生奉行不渝,做了很多济危扶困的好事善事。17岁那年,爸爸只身从锦州老家来到哈尔滨投奔舅舅家栖身,在日本人开的被服厂学徒裁缝,手艺至八级工匠。

东北解放后,他在东北军区后勤供给部工作,组织并完成抗美援朝军服的生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服装合作社主任,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协委员和工商联会员。后因被错放农村,返城后靠手艺吃饭。

1944年,爸爸和同在一个工厂做工的妈妈相识。妈妈是山东人,名“淑仁”,人如其名,一生贤淑仁慈,和爸爸恩爱互敬,携手走过60年的婚姻历程,直到2004年妈妈驾鹤先行。从1945到1954的9年间,爸爸妈妈养育了我们6个子女,历经战乱、自然灾害、改革开放等波澜岁月,全靠爸爸妈妈的辛勤劳作和悉心呵护,让我们过上了食饱衣暖的殷实生活。

爸爸是一个有爱心、负责任、有才华、有情趣的人。他乐善好施,仅有两条裤子也要拿出一条送给没有裤子穿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品行好事,莫问前程。”他勤勉劳作,一辈子不知缝制了多少件衣服,给人们送去温暖 and 愉悦。他体贴妈妈,相亲相爱60年。作为长子,他像父亲一样培养自己的弟弟妹妹,让他们学有一技之长。他爱子女,既严格又慈祥。他经常告诫我们,要学

吃亏,不占别人便宜,对自己的言行要“吾日三省吾身”,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本分人。记得1968年我上初中时,爸爸塞给我五毛钱说:“当中学生了,和同学出去要舍得花钱。”

他对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感,1966年,爸爸被查出肋间有两厘米多的占位,需要手术切除,但要拿掉两根肋骨,将丧失劳动能力。那时我们兄妹几人尚在学校读书,爸爸毅然选择保守治疗,这要承受病情进一步加重的风险。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很紧张,妈妈和我们暗自落泪。爸爸舍己为家的举动一定是感动了上天,病灶竟然在几年后钙化了。就是从那时患病起,爸爸遵医嘱每天坚持晨起习练太极拳法,直至92岁高龄。

他热爱生活,喜欢拉二胡,曾经作为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伴奏。他心灵手巧,做事情一丝不苟,家中衣柜镜子出现裂痕,他用油漆涂上绿叶和花瓣,将瑕疵淹没于美妙之中。

爸爸年轻时性情有些急,脾气比较暴,晚年却变得十分温和。他尽量不让我们为他操心,总是主动微笑着对我们说:“我挺好的,浑身哪儿都不疼,不用惦记我。”

爸爸善良宽厚的品行对子女影响至深,善待他人,助人为乐,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自觉。我下乡插队的村子几十年变化不大,省里组织新农村帮建给了我帮助他们的机会,为村里修了水泥路和文化活动室,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村里一位老人生活拮据,我送给他钱和衣服,后来他儿子对我说:“我爸爸穿你给的衣服根本不下身,直到终老。”我在县里工作时接触到一困难家庭,母亲去世,父亲伤残,高中毕业的儿子没有工作。我协调运输公司帮他解决了就业岗位。在给人帮助的同时,我感受到了快乐和心安。

如今,刘氏家族已繁衍近40人,后代中有军人、公务员、教师、医生、企业高管、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工作者等,无论处于什么岗位,居于什么位置,我们都将世代传承“恩施格外”的祖训,把“知恩、感恩、报恩、施恩,女淑、男贤、仁爱、慈悲”作为家训,让后人铭记践行。